

供应链震荡视阈下欧盟全球资源运筹的战略转向^{*}

于宏源 李铭泽

内容提要:欧盟资源供应链具有高度对俄依赖的特征,俄乌冲突导致俄欧双方在能源领域从“合伙人”转变为“陌路人”,将欧洲国家带入了“能源寒冬”。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开展了广泛的全球资源运筹:一方面通过打造国际能源盟友体系、建设多维度资源平台、强化美欧能源伙伴关系、完善全球绿色供应链、加强清洁能源研发等方式构建坚实的能源供应链;另一方面利用大宗商品交易标准建设、金融标准化工具、碳边境调节机制、能源定价中心等制度化手段,强化自身的资源话语权。欧盟的全球资源运筹战略促进了物质性权力与制度性权力的双向联动,形成了“能源开源”与“金融引导”的联动战略。

关键词: 欧盟 资源金融 战略转向 能源市场 供应链

俄乌冲突、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叠加,严重冲击了全球资源供应链^①的安全与稳定,受此影响,国际社会对基于清洁能源的绿色供应链的需求不断上升。全球资源供应链主要受到两种逻辑的制约:一是全球资源生产国与消费国的国家间关系发展的逻辑;^②二是资源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规则和金融逻辑。欧盟战略资源禀赋有先天短板,其部分战略资源的对外依赖度极高,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等资源高度对俄依赖。2022年,全球资源供应链震荡对欧盟的油气供应、电力安全和关键资源供应链造成全面冲击,加剧了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和运输通道中断的风险,且风险将持续发酵。欧洲资源供应链可及性、稳定性、独立性和可持续性受到普遍

*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 本文对资源的研究重点落在能源领域。

② 于宏源:《风险叠加背景下的美国绿色供应链战略与中国应对》,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第124页。

关注。本研究认为,基于美西方共同主导的“能源开源”与“金融引导”^①的资源运筹是欧盟为应对俄乌冲突下的欧洲能源危机所做的战略安排。随着欧盟全球资源运筹战略的转向,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和电价逐渐稳定回落,各种能源矿产和金属矿产供应链韧性大幅度提高,欧洲绿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比率目标将继续提前实现,同时其对全球资源价格、标准、投融资等调控能力持续上升。

能源开发与金融引导一直是欧盟加强自身全球能源领导力的两种工具,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其全球资源运筹战略总体上经历了双重转变:一是能源工具从“清洁能源研发+俄欧能源合作”到“传统能源安全+清洁能源研发+欧美能源盟友”的转变;二是金融工具层面加速推动基于美欧主导的“能源标准话语权+内部能源统一市场+资源定价权”的复合型权力塑造。一方面,欧盟作为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研发主体,受地缘冲突影响,不得不重新重视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形成了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二足鼎立”的局面;另一方面,欧盟在全球能源体系中,原本维持对俄与对美的“能源现实主义平衡”政策,期待用规则来规制俄罗斯的能源行为。但2022年年初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能源供应链受到打击,跨大西洋能源盟友关系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演讲中多次直接提出“欧美能源盟友关系”,且目前美国已取代俄罗斯成为欧盟最大的原油供应国;^③俄乌冲突的发生使得欧盟各成员国间议题开始从难民问题、经济问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陡然转移到应对能源极端事件上,并将共同提升欧盟能源韧性和战略自主。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欧盟已开始重视能源多元化和清洁化发展,而突发的地缘政治冲突将欧洲的能源发展规划“撞离”了原本缓慢发展的轨道,使其发生较大变化:一方面是欧盟出台了新措施以应对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另一方面是欧盟加速了既有能源战略的实施进程。在极端事件和低资源禀赋之下,欧盟进一步加强资源调控和运筹能力,针对这一资源政治经济学问题,本文重点研究欧盟资源全球战略的运筹转向,聚焦于欧盟资源战略中“资源—金融”联动的转变趋向,探究欧盟如何通过资源战略转向来运筹全球资源盟友体系、优化资源供应链地缘关系,以及升级资源金融与规则建设,从而实现物质性权力与制度性权力的联动互补,提升资源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① 本文所指的“金融工具”为广义概念,包括市场、贸易、保险等经济手段。

② “EU-US Energy Council Reiterates Importance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4 April 2023, https://energy.ec.europa.eu/news/eu-us-energy-council-reiterates-importance-bilateral-cooperation-2023-04-04_en.

③ 《美国“如愿”成为欧盟最大原油供应国》,新华社,2023年3月29日, http://www.news.cn/world/2023-03/29/c_1211949116.htm。

一 欧盟全球资源运筹战略转向的动因

俄乌冲突爆发前,欧盟强调资源领域的经济竞争力、安全和可持续性三大战略目标。该战略一方面强调在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上同时开展行动,通过多样化资源供应和能源转型,提高欧盟资源的安全、韧性和稳定;另一方面强调通过和所有资源生产国开展有效的资源合作,构建欧洲对外互信、合作和相互依存的资源合作网络。在对外资源合作领域,欧盟强调与美国、俄罗斯、中亚国家、北非国家共同建设天然气、石油管道和液态天然气终端,实现资源供应多元化;欧盟一直以来视俄罗斯为能源进口的紧密伙伴,依托俄方提倡的“欧亚资源共同体”战略,视欧亚各国为其合作伙伴,追求其电网、管道、交通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全球化,积极推进在能源和关键矿产领域的供应链安全建设。同时,俄罗斯作为中亚地区的传统主导力量,也在通过地区性资源经济组织主导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地区一体化能源合作制度建设,力主推动欧亚资源一体化进程,并以此巩固其在中亚地区能源合作中的主导地位。^① 欧盟谋求通过持续加强全球能源贸易规则的建设,以国际制度来规制俄罗斯的能源行为,同时积极探索世界贸易组织(WTO) 框架下的能源资源仲裁机制,合作推进《能源宪章》等欧盟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间的制度规则建设,以此改善欧洲能源资源公司进入俄罗斯、中亚、非洲等地区的贸易条件,完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调节功能。此外,欧盟还通过荷兰产权转让设施指数(TTF)以及电力期货法兰克福交易指数等金融平台,推动欧亚大陆形成区域性的能源互联。^②

然而进入2022年后,全球能源供应链安全受到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新冠疫情(Coronavirus Pandemic)、俄乌冲突(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3C”危机的叠加影响,^③对俄方向的资源供应链领域危机频发凸显了欧洲在能源可及性和可得性、资源地缘盟友、跨洲基础设施、能源通道和资源安全稳定性等方面的脆弱性。俄乌冲突发生后,面对美西方的集体制裁,俄方将能源断供作为反制措施,随后出现的能源短缺促使欧盟加速了独立自主的能源供应链建设,引发了欧盟全球资源战略的转向;

^① 王波、李扬:《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下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制度建设的大国因素》,载《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6期,第105-124页。

^② Л.С.Беляев, Н.И.Воропай, О.В.Марченко,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России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условия и роль гидр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ресурсов,”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 1, 2016, С. 26-36.

^③ The UNEP, “Global Impact of War in Ukraine on Food, Energy and Finance Systems,” 13 April 2022,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publication/global-impact-war-ukraine-food-energy-and-finance-systems>.

同时,俄乌冲突与新冠疫情和气候危机叠加,也给全球零碳竞赛和绿色转型带来复合型影响,美欧更加聚焦于减少供应链风险。

第一,俄乌冲突对欧盟的油气供应、电力安全和关键资源供应链造成全面冲击。俄罗斯是世界三大原油生产国之一,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储量,^①欧洲是俄罗斯油气等能源矿产的主要进口国,购买额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61%,即约570亿欧元。其中,煤炭约占30%,原油占50%,液化天然气(LNG)占75%,石油产品占75%,管道天然气占85%。2020年欧洲总进口原油4.7亿吨,其中最大来源国家为俄罗斯,进口占比为29%;在欧洲管道天然气进口中,俄罗斯占比高达37.5%;在液化天然气(LNG)进口中,俄罗斯占比为29%,其他独联体国家为13.9%;欧洲煤炭进口总量的50.2%来自俄罗斯。2022年年初俄乌冲突爆发后,相比2021年上半年,国际矿产品价格呈现明显波动趋势。受俄乌冲突影响,价格呈震荡增长趋势的矿产品包括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镍和锑等金属矿产,以及钾盐等非金属矿产。因俄罗斯是欧洲天然气供应的主要来源国,俄乌冲突以来,天然气价格波动幅度最大(见图1),自冲突初期的30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荷兰TTF价格)上涨到8月份的100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又震荡下降到2022年年底的30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以下。作为社会发展与工业生产的基础,能源价格的飙升通过“生产—物价—民生—社会”传导链条产生了负面的级联放大作用。此次欧洲能源危机发生后,欧洲国家的能源价格普遍上涨,引发了民生、工业等领域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造成民众的广泛担忧。^②

因此,对欧盟而言,欧洲资源链危机的根源是要解除已形成长达70年的对俄能源“路径依附”,^③这就倒逼欧盟成员国中对进口化石能源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加快以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步伐。^④由此,欧盟主要国家制造业产业链布局的原则正在由“效率至上”逐步转向“效率与安全并重”。^⑤欧盟委员会在建立欧洲能源联盟的愿景中指出,未来欧洲能源联盟的五大支柱应该是:能源安全(巩固与信任)、统一的内部能源市场、提高能效、减排、研究与创新。^⑥其中,能源安全占据首位。

^① IEA, “Russia’s War on Ukraine: Analysing the Impacts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on Global Energy Markets and Inter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https://www.iea.org/topics/russia-s-war-on-ukraine>, 2022.

^② 王卫、吴琼:《能源危机不断加深 欧洲各国急寻解决方案》,《法治日报》,2022年9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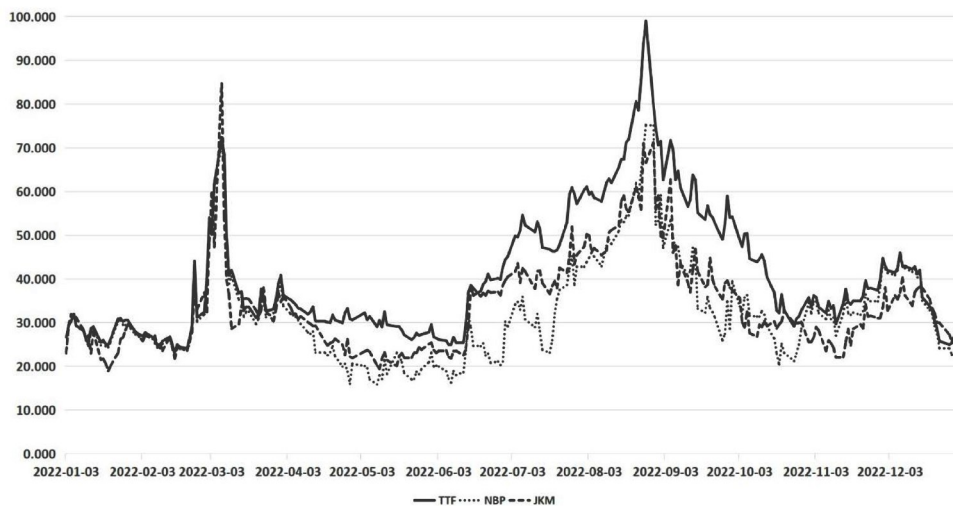
^③ 王晓光:《危机推动欧盟能源战略结构性变革》,载《世界知识》,2022年第17期,第54-56页。

^④ 易小准、李晓、盛斌、杨宏伟、曹宝明、徐坡岭:《俄乌冲突对国际经贸格局的影响》,载《国际经济评论》,2022年第3期,第9-37页。

^⑤ 孙彦红:《欧盟全面发力强化“半导体供应链安全”》,载《世界知识》,2022年第7期,第56-57页。

^⑥ European Commission, “A Framework Strategy for a Resilient Energy Union with a Forward-Looking Climate Change Policy,” COM (2015)80 final, February 25, 2015.

图1 全球主要天然气市场价格2022年波动情况(单位:美元/百万英热)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长期对美国洲际交易所集团官网数据的跟踪记录绘制而成,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

第二,俄乌冲突加剧了欧洲资源市场波动和航道物流的风险,且风险将持续发酵。在俄乌冲突中,俄方采取了“卢布结算”与天然气断供的双重反制措施,对欧盟的油气供应、电力安全和关键资源供应链造成全面冲击。欧洲央行估计能源价格冲击将使欧盟2022年的GDP增长率下降约0.5%,^①而且持续的高能源价格将会加剧贫困、削弱商业竞争力以及将欧洲经济提前带入衰退期。随着俄乌冲突不断发酵,传统化石燃料价格的飙升,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高油价和对俄制裁,刺激全球资本流入清洁能源、清洁交通、核电和生物燃料电力等领域的去碳化投资。^②

第三,俄乌冲突下大国地缘博弈和战略资源竞争同步上升,并加大了欧盟资源安全的脆弱性,使其资源安全战略的转型动机大为增强。受到俄乌冲突、疫情防控、供应链中断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全球天然气消费量不断上升,欧洲和亚洲市场的现

^① IEA, “Russia’s War on Ukraine: Analysing the Impacts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on Global Energy Markets and Inter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② The UNEP, “As Oil Prices Spike, New Investments in Fossil Fuels Could be Disastrous—UNEP Expert,” 29 April 2022, <https://www.unep.org/news-and-stories/story/oil-prices-spike-new-investments-fossil-fuels-could-be-disastrous-unep>.

货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① 大国地缘战略竞争将能源贸易政治化和安全化,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失序,威胁全球经济稳定。^② 一方面,美西方国家逐渐采取与俄罗斯脱钩并撤出化石燃料供应链的政策。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加强了对欧洲能源供应链的控制,倒逼欧盟日益加强能源本地化建设,拓展全球盟友以稳定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供给,同时加快开发绿色新能源。同时,欧盟传统化石燃料供应链压力上升,^③特别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传统化石燃料供应链出现了安全危机。《2023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强调欧盟需要开始摆脱俄油气并试图减少对中国关键原材料和卡塔尔天然气的依赖。^④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和全球碳中和进程的双重影响提高了全球天然气的地缘经济地位,天然气作为关键过渡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所占份额将会不断上升。^⑤

第四,在俄乌冲突中,能源的政治化和武器化成为全球能源地缘关系恶化的主因,^⑥这一趋势将随着全球能源格局阵营化的加深而扩展成为国家间政治经济冲突的诱因。当前,地缘政治冲突使得能源供应安全超越了气候治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等问题,上升为国际社会互动的主要焦点,逐渐具备了政治化特征。能源政治化与武器化的实质是少数处于全球资源结构顶端、掌握了大量稀缺资源或具备垄断性能源技术的国家,利用自身物质性资源权力或话语权力,对处于全球资源体系劣势地位的国家进行恐吓、威胁或制裁,迫使其妥协于前者提出的非公平性政治诉求,是“资源地缘政治武器”在地缘冲突与全球权力结构转型叠加时期的特殊表现,也必将引发全球能源转型期的去市场化和回归“地缘政治”的新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以一次能源消费为主、自身资源禀赋不足、能源对外依存度高、新能源研发落后等特征的国家将逐渐被挤压至全球能源供应链底层,全球资源体系中“强势资源国”与“弱势资源国”的两极化与阵营化将进一步凸显。

① IEA, “Gas Market Report, Q1-2022,” IEA Publications, January 2022,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4298ac47-e19d-4ab0-a8b6-d8652446ddd9/GasMarketReport-Q12022.pdf>.

② 崔宏伟:《俄乌冲突下欧盟深陷能源供应危机》,载《当代世界》,2022年第4期,第73-74页。

③ IEA, “2022 IEA Ministerial Communiqué,” 24 March 2022, <https://www.iea.org/news/2022-iea-ministerial-communication>.

④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3,” February 2023, https://d3mbhodo116ikf.cloudfront.net/2023/Munich%20Security%20Report%202023/MunichSecurityReport2023_Re_vision.pdf.

⑤ 全球天然气需求将从2020年的3.84万亿立方米增加到2050年的5.625万亿立方米,增幅为46%。天然气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份额将从目前的23%增加到2050年的27%,成为脱碳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⑥ 陈文林、吕蕴谋、赵宏图:《西方对俄能源制裁特点、影响及启示》,载《国际石油经济》,2022年第9期,第1-10页。

二 从全球合作到聚焦“资源盟友”

全球资源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权力关系对于全球资源供应链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大国权力来自国家军事、经济、工业以及资源,^①汉斯·摩根索指出:“谁能大大增加自己的资源,谁就可以以同样比例剥夺对手的资源。”^②供需国之间的权力结构和双边多边关系的深层调整会外化为国家间资源竞合关系的变化,进而引发当事国的能源进口消费结构与资源市场的震荡。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来,欧盟开始加强自身能源韧性建设,而俄乌冲突引发的欧洲能源危机凸显了欧盟应对突发性地缘政治冲突的敏感性,因此,与之前强调全球能源体系和对俄能源平衡外交不同,危机背景下的欧盟转向了通过与美国等西方盟友合作建立能源盟友体系的战略,以强化对全球资源供应链的控制,同时达到能源去俄化、对俄制裁、维护自身能源安全的目的。

第一,欧盟资源权力关系的基础在于盟友,并集中表现为欧盟与西方盟友在美欧关系传统合作框架(如美国—欧盟能源理事会)和七国集团框架下的协调合作。早在2020年,在美欧谋求加强盟友体系韧性建设的背景下,欧盟发布了《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提出跨大西洋绿色贸易议程、建立跨大西洋绿色技术联盟、共同拟定可持续金融全球监管框架等美欧合作措施。^③美欧双方认为,“欧盟和美国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可以带领世界走向绿色、循环、竞争和包容的经济。”^④俄乌冲突之后,欧盟进一步加强美欧合作并通过七国集团等平台积极拓展能源伙伴,以应对欧盟及其周边地区能源供应的潜在风险,致力于避免能源和资源供应中断,并按照先前的净零目标推动能源供应商、燃料类型和运输工具的多样化。基于此,双方采取了多项举措:首先,2022年,欧盟理事会多次强调要加强欧盟及其邻国的能源安全,包括乌克兰和西巴尔干地区。其次,2022年8月在德国举办的“七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声称将“进一步减少对俄罗斯依赖,并协助寻求供应多元化的国家”,同时“相互支持并协调我们的行动,以维护七国集团的团结并加强我们的集体能源安全和弹性”。^⑤主席国德国在

①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21-24.

②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5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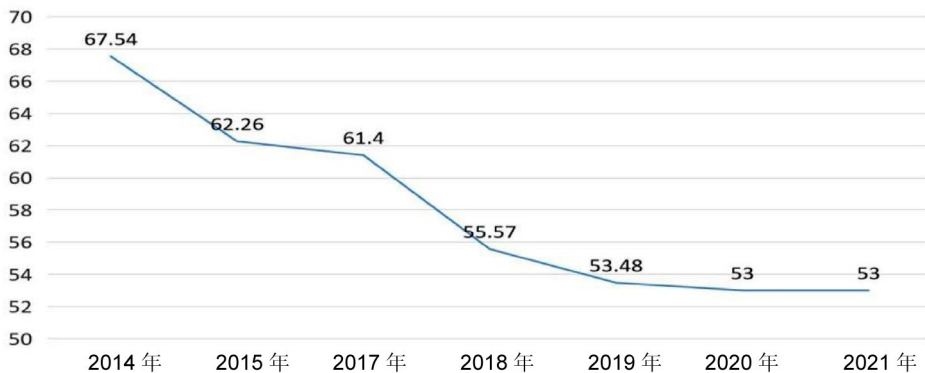
③ “The U.S.-EU Energy Council,” https://commission.europa.eu/news/ninth-us-eu-energy-council-2022-02-07_en.

④ “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fs_20_2285, December 2, 2020.

⑤ US Department of State, “G7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on Energy Security,” <https://www.state.gov/g7-foreign-ministers-statement-on-energy-security/>.

此次会议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凸显了欧盟通过全球盟友体系寻求能源领域制度性领导力的意图。再次,2022年3月,《G7能源部长联合声明》提出,要迅速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依赖,大幅度提高G7成员国的能源自给率;同时,将共同加快清洁能源转型,防止能源价格飙升,并确保可负担的充足能源供应的持久解决方案,包括大规模能源技术投资、能源普及、能源资源流动、对弱势消费者群体的保护。^①最后,2023年3月10日,美国总统拜登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共同建设清洁经济、深化关键矿产与电池供应链多样化、激励碳密集部门减排,共同加强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2023年4月,欧盟—美国能源理事会强调了美欧双方能源战略伙伴关系,优先应对“俄罗斯对全球能源安全的威胁”,并加强以美欧为主导的全球多边能源合作。^②此外,七国集团将在2023年5月的广岛峰会上呼吁扩大美日和美欧分别正在实施的多项国际供应链安排,建立包含整个七国集团的战略商品供应链。考虑到中国因素,七国集团将稳定微芯片、稀土及其他对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商品供应作为重点。

图2 俄罗斯石油出口结构中欧洲地区占比(单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统计数据绘制,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

第二,欧盟谋求加强多维度的多边资源平台建设,实现其对资源议题的引领。首

^① “G7 Energy Ministers’ Joint Statement,” 10 March 2022, https://www.bmwk.de/Redaktion/DE/Downloads/G/g7-energy-ministers-joint-statement-10-march-2022.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8.

^② “EU-US Energy Council Reiterates Importance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https://energy.ec.europa.eu/news/eu-us-energy-council-reiterates-importance-bilateral-cooperation-2023-04-04_en.

先,欧盟与美国组建了各种能源平台,如围绕“能源去俄化”的油气供需自给俱乐部、G7 限价俱乐部;围绕国际规范塑造和引领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Sustainable Critical Minerals Alliance)、美欧甲烷限排俱乐部;围绕供应链“去中国化”和自给的“关键矿产买方集团”(Critical Minerals Buyers Club)、“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 Security Partnership, MSP)、“美欧钢铝俱乐部”,等等。其次,欧盟加强了与能源相关国际组织的协调。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与各成员国密切配合,通过其在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论坛等双边和多边渠道,加强资源运筹外交。比如,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国家集合体,在全球能源资源供应链可持续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欧盟全球能源盟友战略的重要依托。在 2022 年 9 月的巴厘岛二十国集团能源转型部长会议上,欧盟多个成员国与各方就实现能源市场稳定和可承受性、加强能源安全、增强能源可持续性、加速能源转型、建设关键矿产供应链等合作内容达成一致。^① 2022 年 3 月以来,欧盟委员会也和国际能源署(IEA)围绕能源市场动荡和能源安全保持了密切对话,目前正在计划联手帮助欧盟国家减少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双方合作将涵盖多个领域: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多样化、生物甲烷的生产、加强氢能国际贸易、加速屋顶太阳能和热泵的推出、需求方措施和能源效率、更快地审批可再生能源项目、面向工业的创新型氢气和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17 个欧盟国家已加入该计划,与全球伙伴保持合作,并发展国际碳市场。

第三,欧盟通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合作来推进能源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建设,重新构建美欧和资源生产国的基础设施合作关系。早在 2021 年 12 月 1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全球门户”计划中就提出欧盟拟在 2021—2027 年间提供 3000 亿欧元用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重点为数字、卫生、气候、能源和运输部门以及教育和研究五大领域。该计划着重强化对外输出意识形态、规则标准和民主价值观等“软实力”导向,意图延续欧盟价值观外交的思维惯性,维系与所谓“志同道合”伙伴国之间基于民主价值观的经贸关系,重塑地缘经济影响力。^② 通过“全球门户”战略,欧盟意在与美国的“印太战略”产生联动效果,在资源生产国中彰显欧盟的地缘政治影响力。^③ 七国集团

^① G20 Research Group, “Chair’s Summary: Energy Transitions Ministers Meeting 2022,” 2 September 2022, <http://www.g20.utoronto.ca/2022/220902-energy-chair-summary.html>.

^② 吴昊、杨成玉:《欧盟“全球门户”战略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58—77 页。

^③ “Global Gateway v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uegel, 11 January 2022, <https://www.bruegel.org/events/global-gateway-vs-the-belt-and-road-initiative/>.

是美西方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合作的又一个重要平台;2022年6月,G7成员国通过了“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①2022年5月,在柏林举行的七国集团能源、气候和环境部长会议发布了《七国集团能源、气候和环境部长公报》,提出将继续动员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私人资本和专业知识;^②2022年11月,《七国集团外长声明》提出,未来五年将通过七国集团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G7 Partnership for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落实600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并将根据具体情况与寻求提升气候治理雄心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建立能源伙伴关系;^③2022年12月,《七国集团领导人声明》强调,将加快对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的落实,将与南非、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进一步开展合作。^④

第四,欧盟主动加强资源供应链的全球布局。俄乌冲突后,欧盟委员会于2022年5月正式提出“能源独立计划”(REPOWER EU)的应对方案,目标指向终结欧盟对俄罗斯化石能源的依赖:一方面,欧盟更加强调以气候中性(Climate Neutrality)、保护和增强欧洲自然资本、打造碳循环经济、实施氢能战略(EU Hydrogen Strategy)等为代表的绿色价值链和绿色供应链,强调引领全球可持续金融。到2030年将欧洲的能效提升目标再提高13%,并将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从“减排55%”(“Fit for 55”)目标提出的40%提升至45%;同时,到2025年倍增光伏容量,到2030年,将光伏容量扩至600GW,计划到2030年欧盟境内绿氢产量达到1千万吨,并进口绿氢1千万吨,以替代排放削减困难行业的油、气、煤的使用。^⑤另一方面,欧盟还设立了“欧盟能源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向多方(包括美国、非洲)采购燃气、液化天然气、氢能,并协调成员国的需求和分配。此外,欧盟通过了“欧洲外部能源战略”,致力于能源购买方多样化,并与多家合作方寻求生物甲烷、氢能以及其他绿色能源技术的合作。^⑥

第五,欧盟各国逐渐退出其一度主导的“能源宪章”组织,进一步压缩俄罗斯中亚

① “Memorandum on the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2/06/26/memorandum-on-the-partnership-for-global-infrastructure-and-investment/>.

② “G7 Climat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Ministers’ Communiqué,”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resource/blob/974430/2044350/84e380088170c69e6b6ad45dbd133ef8/2022-05-27-1-climate-ministers-communication-data.pdf?download=1>.

③ US Department of State, “G7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https://www.state.gov/g7-foreign-ministers-statement/>.

④ “G7 Leaders’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2/12/g7-leaders-statement-4/>.

⑤ European Commission, “Forging a Climate-Resilient Europe—the New EU Strategy on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24 February 2021,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adaptation/what_en.

⑥ European Commission, “Strategy for an EU External Energy Engagement,” https://energy.ec.europa.eu/topics/energy-strategy/strategy-eu-external-energy-engagement_en.

地区传统化石燃料投资的空间。^①《能源宪章条约》于1994年签署,是全球主要的能源发展制度安排,其中涉及大量保护化石燃料的条款。俄乌冲突加速了欧洲能源转型进程,以石油、煤炭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因其高度对外依赖性、不可再生性与高污染性逐渐被欧洲各国列入绿色经济“黑名单”,以水电、氢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在欧洲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不断上升。《能源宪章条约》由于与欧洲绿色能源发展趋势不符,逐渐为欧盟各国所淘汰。如今,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等国已退出该条约或已正式提交退出通知,未来这一趋势或将继续扩大至更多欧盟国家。^②

三 从基于规则到聚焦“金融工具武器化”

资源霸权是对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多维度控制,资源安全优势的维持需要相匹配的政治、军事和资源力量。^③现代资源体系日趋发展为以金融为主导的市场,^④俄乌冲突之前,欧盟持续在多边体系加强全球能源规则、^⑤并推进能源治理金融化全球合作体系。^⑥俄乌冲突之后,欧盟更强调聚焦市场规则与定价机制,实施“能源独立计划”以完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通过与盟友合作使用金融武器来打击地缘对手。

第一,欧盟使用金融工具作为增强供应链韧性的外部调控手段。当前,传统化石燃料仍占据全球能源消费市场的主要份额,资源大宗商品市场交易体系有助于提升欧盟资源供应链的韧性。欧盟长期重视减少战略矿产品的进口集中度,并注重确保关键战略资源的可持续性和可支付性,^⑦还出台了一系列战略资源市场规划及安全保障措施,旨在规避俄罗斯主导资源供给的风险并提升欧盟的国际资源市场竞争优势。欧洲的伦敦金属交易所(LME)、荷兰产权转让设施指数(TTF)等平台在上述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欧洲主要资源期货市场属于场外交易(OTC)市场和交易所市场这两种金融市

^① “EU Text Proposal for the Modernisation of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20/may/tradoc_158754.pdf.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马克龙宣布法国退出〈能源宪章条约〉》, http://fr.china-embassy.gov.cn/ljfg/202210/t20221031_10794794.htm.

^③ Richard Rosecrance, “Long Cycl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No.2, 1987, pp.284-289.

^④ IEA, “Energy Market Turmoil Deepens Challenges for Many Major Oil and Gas Exporters,” Paris, 16 March 2020, <https://www.iea.org/articles/energy-market-turmoil-deepens-challenges-for-many-major-oil-and-gas-exporters>.

^⑤ Mamdouh G. Salameh, “Oil Cris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ncyclopedia of Energy*, No.4, 2015, p.3.

^⑥ Benjamin K. Sovacool and Ann Florini, “Examining the Complication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Journal of Energy & Natural Resources Law*, Vol.30, No.3, 2015, pp.235-263.

^⑦ Jane Nakano, “The Geopolitics of Critical Minerals Supply Chains,” CSIS, March 2021,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10311_Nakano_Critical_Minerals.pdf?DR03x5jIrwLnNjmPDD3SZjEkGEZFEegt.

场组织的基本类型,资源合约买卖双方与资源供应链的承运方、担保方、保险方和清算结算方等的双向互动可以共同保障资源安全,并“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成员的集体利益”。^① 欧洲既有的期货指数为实现价格发现、套期保值、市场配置流通和规避风险等目的而设定,欧盟不仅以此解决了资源市场的资金融通问题,还完善了俄乌冲突后的价格机制并规避风险。^② 此外,欧盟与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共同组成了“价格上限联盟”,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如柴油和燃油)的海运进一步设定了价格上限:对于柴油、煤油和汽油等“原油溢价”石油产品,最高价格为每桶 100 美元;对于燃油和石脑油等“原油折扣”石油产品,最高价格为每桶 45 美元,以此稳定全球能源市场,降低能源价格,加强对俄制裁。

第二,针对新冠疫情叠加俄乌冲突带来的经济下行趋势,欧盟各成员国相继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并利用金融标准化工具维持欧盟能源市场稳定。欧盟国家一方面通过国际社会外部资金的引入来防范欧盟经济崩溃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内部成员国的资金互助来实现欧盟整体的联合自强。^③ 欧盟委员会制定了“下一代欧盟”计划(NGEU),以支持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成员国。^④ NGEU 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刺激计划,其中包括 7500 亿欧元的复苏基金,以及 2021—2027 年期间约 1.1 万亿欧元的欧盟长期联合预算,总计 1.85 万亿欧元,^⑤并在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叠加背景下推进欧盟资源战略转型。

表 1 2022 年 1—7 月法国、德国银行系统可再生能源投资(单位:百万美元)

国别	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金额
法国银行系统	550.08
德国银行系统	347.39

注:表由作者自制。^⑥

^① Dirk Rosenau-Tornow et al., “Assessing the Long-term Supply Risks for Mineral Raw Materials—A Combined Evaluation of Past and Future Trends,” *Resources Policy*, Vol.34, No.4, 2009, pp.161-175.

^② Douglas R. Burgess Jr., *Engines of Empire: Steamships and the Victorian Imagin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2-56.

^③ 王颖:《欧盟经济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载《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74-77页。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Infographic—Next Generation EU—COVID-19 Recovery Package,”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infographics/ngeu-covid-19-recovery-package/>, July 29, 2020.

^⑤ NGEU 将 30% 的资金投资于气候友好领域,包括将每年用于建筑改造投入的比例加倍,进一步减少建筑行业排放,同时增加就业和提振经济;提高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包括可再生能源、储能、氢能、电池和二氧化碳捕获;安装 100 万个电动车充电站,降低电动车的推广成本,推广低碳交通;支持可持续农业和设立公正转型基金,其中包括帮助化石能源行业从业者的转型。

^⑥ 笔者利用金融数据库 Refinitiv、Bloomberg 和 TradeFinanceAnalytics 对各银行系统信贷流动进行了研究,获取 financing 数据,并通过 IJGlobal 数据库补充 project financing 信息。相关网站如下: <https://www.refinitiv.com/en>; <https://www.bloomberg.com>; <https://tradefinanceanalytics.com/>; <https://www.ijglobal.com/>。

第三,在经济标准制定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欧盟将继续致力于制定新的可持续增长标准,并利用其经济影响力来制定符合自身环境和气候目标的国际标准。欧盟通过在WTO的话语权来推进资源自由贸易规范、控制(或影响)资源定价机制、推广新的资源生产和利用的标准,意在建立可持续的战略资源贸易全球治理体系。显然,欧盟意欲通过改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使其更符合自身的利益。欧盟也通过在双边层面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治理机构的内部倡议新规则和新标准来形成资源环境治理规则。例如,《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也强调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投资关系,将双方约束为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和价值观的投资关系,有关规定受制于专门量身定制的执行机制,以高度透明和民间社会参与的方式解决分歧。^①为强化欧盟在全球绿债市场的领导地位,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6日发布《欧洲绿色债券标准》(草案)(EUGBS),旨在推动绿色债券市场有序扩张,同时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保护投资者免受“漂绿”等违规行为的侵害。^②同时,在进出口标准制定方面,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快速达成也是俄乌冲突后欧盟对外引领全球碳治理的重要成果,即通过关税政策调节进出口贸易,提高自身能源转型和碳治理的领导力。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加速推进碳关税立法议程,^③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在碳关税实施细节上的分歧逐渐减少,直至2022年12月13日,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就建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达成协议,并计划正式启用。该机制将对从俄罗斯进口的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征收碳关税并起到抑制俄罗斯产品进口的作用。

第四,欧洲期货交易所本次在欧盟能源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稳定器作用”,天然气、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国际交易价格不仅受供求因素所影响,而且受到跨国公司、汇率、世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④随着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逐渐金融化,^⑤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由全球商品期货交易所决定,定价中心被发达国家操纵,其利用自己的优势了解期货市场从而主导定价权,影响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价格。^⑥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时,欧洲期货交易所金融衍生品交易量最高达到216.5亿手,这说明作为金融衍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Key Elements of the 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542, 30 December 2020.

^②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欧盟推出绿色债券新标准,完善对绿色项目的识别机制》, <http://www.icdpaso.org/content/2181>。

^③ 王一鸣:《美欧加紧组建碳关税联盟》,载《世界知识》,2022年第12期,第66-67页。

^④ R. K. Kaufmann, S. Dees and P. Karadeloglou, “Does OPEC Matter?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Oil Prices,” *The Energy Journal*, Vol.25, No.4, 2004, pp.67-91.

^⑤ 张小瑜:《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应对》,载《国际贸易》,2010年第5期,第35页。

^⑥ 徐斌:《争取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的经济学分析》,载《中国物价》,2007年第5期,第33页。

生工具的交易所,发挥了避险功能。^① 2022年俄乌冲突后,由于欧洲各国大力开展天然气储存,大幅度增加自俄罗斯以外国家的天然气进口,欧洲各国储气率飙升,接近满负荷,充足的天然气供应使欧洲天然气价格稳步下降,自2022年8月26日最高值339.196欧元/千瓦时下降至2022年年底2023年年初的50—60欧元/千瓦时,甚至一度跌入负值区间。2022年10月24日,被视为“欧洲天然气价格风向标”的荷兰TTF天然气交易中心的现货价格一度“闪崩”至-15.78欧元/兆瓦时,为有史以来的最低价格。^② 2022年,虽然欧洲经历了俄乌冲突带来的天然气危机,但是借助TTF金融平台的超级韧性和美欧金融资本运作,欧洲天然气价格在2022年年底开始与东亚天然气JKM价格持平甚至低于后者。2023年1月18日,欧洲TTF价格指数已经跌至17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东亚价格指数为18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初步适应了俄欧油气脱钩的阵痛期。

四 资源战略转向中的“资源—金融”联动

资源和金融分别代表物质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物质性权力是指凭借国家或实体的物质实力(如经济、军事等)而产生的强制性权力,它可以通过实力保障安全。制度性权力则是通过国际制度和规范间接地规制他者行为,被视为合法并被遵守,也被称为“国际权威”。在国际政治行为中,物质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相互关联。物质性权力可以为实体赢得制度创制权,并将自身的利益融入制度中。制度性权力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参与者的绝对收益以及规范的传播与社会化,对行为者的认知产生影响,使得制度在总体上倾向于自我维持。然而,没有物质权力支撑的制度也面临变革的压力,突发事件、平行制度的出现以及系统性的制度冲击行为等因素都可能打破路径依赖,引发新一轮的制度建构过程。

欧盟借助其强大的金融市场、资本、企业和信息优势,采取了“资源—金融”联动战略。随着俄乌冲突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不断加码,全球能源供应严重失衡,欧洲国家面临能源供应短缺、能源产品价格飙升、高通胀率和经济发展预期下行等挑战,因此,欧盟注重资源和金融两种政策工具的统筹使用。一方面,欧盟依赖从俄罗

^① 卢展辉:《境外固定收益衍生品运用方式与策略》,载《创新·服务·提升——与企业共成长——2012第六届中国期货分析师论坛论文集》,2012年,第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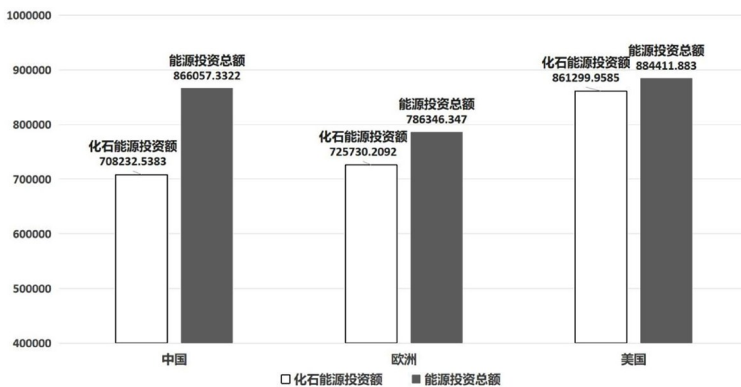
^② 何柳颖:《欧洲天然气“闪崩”现货价格一度跌至负值》,《21世纪经济报道》,2022年10月27日, <http://www.21jingji.com/article/20221027/13368b99ca09c538fe74365598754385.html>。

斯进口的化石能源,面临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另一方面,其通过国际制度和规范来规制他国行为,并参与全球资源治理制度的建设。然而,全球治理制度中存在议程设置、制度运用能力和相对收益不均衡等问题,这使得全球治理制度往往产生赢家和输家。欧盟虽拥有制度性权力,也需要审慎和持久的努力来维持制度的稳定,在资源和金融两种权力之间寻求平衡,以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欧盟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物质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的相互关系。它凭借其经济实力和资源优势,争取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同时通过参与和塑造国际制度和规范,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安全。欧盟在制度性权力上的表现体现了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地位,通过建立合法的、被各方普遍遵守的规则和机制来推动国际合作与发展。同时,欧盟通过发展强大的金融市场和资本优势,以及建立合适的规范和制度,努力提高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能源领域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减少对进口化石能源的依赖,以应对能源危机和环境挑战。此外,欧洲各国普遍通过金融政策的引导和监管,促进资本的流动和投资,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因此,欧盟在物质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之间寻求平衡,借助其资源和金融优势来应对能源危机和经济挑战,并通过参与和塑造国际制度和规范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安全。然而,在全球治理的复杂环境下,欧盟需要持续努力来维护和巩固其在两种权力上的表现和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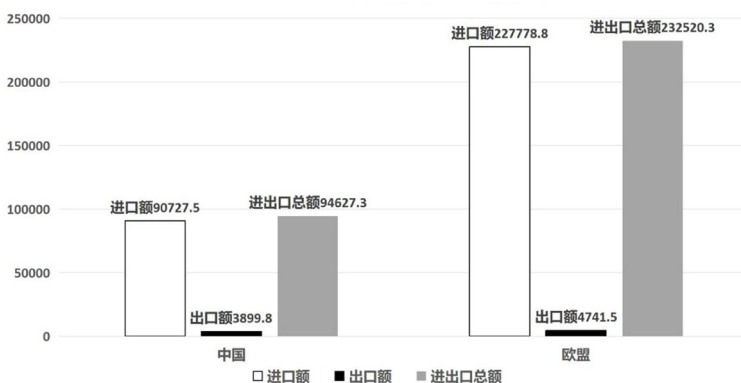
第一,欧盟绿色供应链战略所构建的“资源—金融”联动传导机制本质上是实现物质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的联动互补,以稳定传统化石能源、开发清洁能源和实施关键矿产战略为主要措施的物质性权力与以构建市场规则和定价标准为代表的制度性权力相配合,推动欧盟在解决能源危机、摆脱对俄能源依赖、构建全球能源领导力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即便是面临地缘冲突对供应链的严峻挑战,欧洲仍具有较高的能源物质性权力:2016—2022年,整个欧洲银行系统对化石能源的投资达到7257.3亿美元,高于同时期中国银行系统对化石能源投资的7082.3亿美元(见图3);在2022年中欧油气贸易额统计中,欧洲油气进出口贸易额达到2325.2亿美元,远高于同时期中国油气进出口贸易额946.2亿美元(见图4)。

图 3 2016—2022 年中美欧银行系统对能源投资额(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对 Refinitiv、Bloomberg、Trade Finance Analytics 等金融数据库所示数据的整合、分析后绘制而成, <https://www.refinitiv.com>; <https://www.bloomberg.com>; <https://tradefinanceanalytics.com/>。

图 4 2022 年中欧油气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绘制而成, <https://comtrade.un.org>。

随着“区域能源自给”的概念在欧洲逐渐被付诸实施,欧盟开始更多地通过“能源治理外部化”来建立欧洲能源安全体系,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性,包括对特定能源输出国(地区)的依赖性。^① 随着“区域能源自给”概念的发展,欧洲逐渐反思其对欧佩克(OPEC)的持续性依赖问题,能源自足被认为能够从区域层面得到实现。^② 同时,欧盟

① 连波:《欧盟能源安全战略一体化的困境分析》,载《德国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55-75 页。

② Mason Willrich and Melvin A. Conant,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An Interpretation and Assessmen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71, No.2, 1977, pp.199-223, p.218.

通过“能源独立计划”拓展能源进口渠道,巩固全球能源供应链上游;加速氢能研发,逐步实现以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坚实的能源资源为欧盟构建能源市场制度性权力奠定了基础。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1月发布的2016年至2022年7月间各融资国和各能源类型的贷款和承保额度统计中,美国可再生能源投资在总金融额度中占比仅为3%;在欧洲国家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中,法国为6%,德国为9%,西班牙为21%,意大利为11%,荷兰为16%,表明欧洲国家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金融投资力度远超前于美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在欧洲总体绿色金融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际能源治理中,欧盟推动治理规则外部化,将内部能源治理规则向外部扩展。^①就目前欧盟的政策取向来看,将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战略资源贸易是欧盟的重要政策目标。欧盟强调产品本身带来的外部性,关注产品从原材料获取到分销、消费者使用直至丢弃的整个周期对环境的影响。^②就路径来看,美国、欧盟等国正通过国内立法,对在本国上市的资源公司或与本国有商业往来的资源公司在上市公司母国及第三国的活动进行跨境管辖。

第二,资源金融化与金融权力工具化是欧盟绿色供应链战略发挥作用的核心。资源领域的金融权力主要是指通过掌握市场定价权和标准制定权操控能源市场。战略资源产品在全球属于寡头垄断市场,当某种资源商品的市场份额高度集中到少数几家厂商,寡头依托其所拥有的市场地位,对商品价格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但通过分析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归属可以发现,在形成了买方或卖方寡头的商品上,寡头对商品的价格拥有很强的话语权。定价机制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权力,是对在大宗商品市场上交易双方选择的一种限制,定价规则的选择与市场结构、生产结构和安全因素息息相关,市场基准价格的确定又牵涉金融和行业知识等诸多方面,受生产、金融和安全方面因素的限制。^③在战略资源领域,以矿产品为例,它的价格形成机制既可以依据供需关系和双边谈判,也可以依据金融市场。从既有实践来看,欧洲一方面通过控制矿产定价网络的重要节点——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方式影响价格的形成,另一方面通过灵活地运用制度建构来主导定价机制的调整。定价中心在发达国家的操纵下影响或左右着商品的国际贸易价格,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了解期货市场,

^① Sandra Lavenex, “EU External Governance in ‘Wider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11, No.4, 2004, pp.680-700, p.693.

^② Noah Sachs, “Planning the Funeral at the Birth: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r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30, No.1, 2006.

^③ 黄河、谢玮、任翔:《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结构性权力的视角——以铁矿石定价机制为例》,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2期,第21页。

积极参与套期保值,影响交易价格。^①再以石油为例,欧盟(欧共体)遭遇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投入了大量精力开展国际行动,并取得多项受惠至今的成果,包括和美国1974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框架内建立IEA,构建了石油进口国应对石油供应震荡、凝聚需求性权力的国际机制,并推动伦敦布伦特(Brent)成为全球石油重要期货指标。在历史上,欧洲国家在资源自立的时代就建立起的定价中心成为维护其当今资源利益的重要工具。在19世纪中期英国还是世界最大的钢和锡生产国时,便设立了伦敦金属交易所。这一交易所的期货价格至今仍是世界金属贸易的基准价格。又如,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是全球最重要的定价基准之一,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所使用的原油都以此为定价基准,占全球原油贸易的50%左右。在定价机制以基准价格为指导的情况下,期货市场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基准价格的形成基本上由权威期货交易所的标准期货合同决定,这使其价格不再仅由供求关系决定,而且受到金融因素的影响。以期货市场为主的定价机制更是突出了期货交易所的作用,也就使欧洲这一买方获得了更大的主导权。

第三,欧盟及其盟友采取的“限价策略”正在推动国际油气领域两个平行市场的形成,实质上是对俄罗斯等大国的资源压制。2022年12月,欧盟、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对俄海运石油出口设置的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生效;19日,欧盟各国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达成协议,将天然气价格上限定在每兆瓦时180欧元。2022年,俄罗斯亚洲地区ESPO原油均价97美元/桶,同比增长57%;欧洲地区乌拉尔原油均价73美元/桶,同比增长23%。根据路透社等报道,俄罗斯2023年原油产量至少为1004万桶/日,可能减产50—70万桶/日,作为对欧盟制裁的应对。得益于亚洲需求的增加,2025年前计划将原油出口增加至520万桶/日。这导致欧洲油气价格低于全球特别是亚洲地区的能源平均价格,呈现出欧洲油气市场与全球油气市场并行的局面。^②

“限价策略”体现出美欧对制裁后果的反思,意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制裁的反作用。美欧前后对俄六轮制裁未达到战略目的,且负面效果日益凸显,对欧盟而言是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利益,导致欧美分歧逐步加深。“限价策略”体现了以欧盟为中心的思路,突出制裁的精准性、非对称性和有界性特点,意在最大程度平复油价,降低制裁

^① 黄河、谢玮、任翔:《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结构性权力的视角——以铁矿石定价机制为例》,第20页。

^② “Russia Sticking to Its Oil Output Cuts, Deputy Prime Minister Novak Say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commodities/russia-sticking-its-oil-output-cuts-deputy-pm-novak-2023-05-04/>; “Russia Threatens to Slash Oil Supplies in 2023, Spooks Markets,”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12/23/russia-threatens-to-slash-oil-output-in-response-to-price-caps>.

烈度和反作用,抑制俄罗斯继续在欧洲能源危机中获利。此外,虽然“限价策略”的自身效果尚待评估,但其国际效应尤为重要,凸显了美欧致力于打造国际能源供需自给卡特尔的意图。美欧将通过打造能源俱乐部,优化能源供需自给的小体系,以美欧供需绑定为基础,并容纳美国难以替代的能源生产国和发展中能源需求大国,形成美国主导的能源自循环体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美西方将利用其在全球金融业的主导地位,试图把卡特尔体系推广到大宗商品、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等更多领域。此外,在这一背景下,国际能源署等全球能源类多边组织的未来地位变化也需重点关注。

第四,俄乌冲突后的资源竞争与金融密切相关,随着国际化、全球化、区域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欧洲资本市场在大宗商品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突出,交易所的价格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实际交易的价格,且买卖商也逐渐学会以伦敦或者纽约交易所的价格作为参考标准,进而制定套期保值计划。欧盟握有建构于已有利的定价机制的有力工具——金融机构。目前,原油长期贸易合同均采用公式计算法,即选用一种或几种原油期货价格为基础,再加升贴水。其中,欧洲和东亚地区基本上以在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交易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基准,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商品期货产品同时兼具商品和金融产品两种属性,是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高度耦合的结果。该产品价格不仅受实际商品的供需关系影响,而且受金融产品的供需关系影响,而后者近年来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这就使 OPEC 和其他石油供给方难以通过控制产量的方式影响价格,而只能作为价格的接受方,反而是金融产品的投资者和金融市场的管理者更有能力影响期货价格,导致欧洲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国际石油定价权。

五 欧盟“资源—金融”联动战略的效果

在全球能源市场生态变化方面,欧俄能源“脱钩”倒逼欧洲采取“资源—市场”统筹战略构建了半球化能源供应链,其金融工具的武器化将导致新一轮的全球资源领域的制度性权力变革。

俄乌冲突后,欧盟能源供应链围绕“去俄化”的半球能源供应链进行调整,通过“能源独立计划”促进了气体能源进口多样化,特别是增加了与非洲、美国、中东和部分亚洲国家的能源合作。^①以西北欧柴油进口为例,其来源地进口量增长最大的是沙特阿拉伯,从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的平均68000桶/天增加到2023年2月的202000桶/天。与同期相比,从印度进口的柴油量增加了110000桶/日,达到161000

^① 周伊敏:《欧盟能源安全及其战略调整》,载《欧亚经济》,2022年第4期,第75-89页。

桶/天。作为原本的非对欧柴油出口国,来自中国和韩国的柴油进口量也有所增加,2023年2月自中国柴油进口量达到11.9万桶/天,自韩国进口量达到4.5万桶/天。作为欧盟此次资源统筹战略的外部化成果,多样化的国际能源供应链使欧洲摆脱了对俄依赖时期面临的“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能源安全威胁。“遍地开花式”的多元能源供应链使得欧盟与其合作伙伴形成了轮辐式能源供应结构。未来,即便是该结构中少数几条能源供应通道出现震动甚至是断裂,处于核心位置的欧盟仍可以通过金融手段增加其他稳定通道的能源供应链,从而确保自身的能源安全。

在地缘战略效果方面,欧盟通过资源统筹措施达到了促成内部资源一体化、国际能源供应链多样化、欧美能源合作盟友化的目的。首先,来自俄美的外部能源压力促进了欧盟内部资源一体化政策的落实。此前,随着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欧盟及其成员国在获得资源共享福利的同时也承受了负面效应;①欧盟内部能源市场自由化程度低,②成员国对待内部能源市场一体化的不同态度造成欧盟能源整合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③俄乌冲突之后,欧盟各国共同面临的外部安全挑战大大超越了内部成员国之间在能源市场与经济利益方面的分歧,资源统筹战略促进了欧洲资源整合与能源市场一体化进程。欧洲新建了西欧区域的天然气走廊(NSI West Gas)、波罗的海天然气管道运输网络(BEMIP)、连接中东欧和南欧的天然气走廊(NSI East Gas)三条天然气输送通道,旨在增强欧盟内部资源的调配能力,使目前单一依赖于俄罗斯供气的北欧、中东欧和南欧国家加入欧盟庞大的天然气网络。④2023年4月,欧盟着手制定《关键原材料法》(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以改变自身在中美产业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其核心是在欧盟内部组建一个超国家权力的统一采购机构,形成对外议价中“用一个声音说话”,还将建立一个欧洲关键矿物委员会负责内部的资源产业重建工作。⑤

在资源盟友关系塑造方面,美欧跨大西洋资源盟友合作是此次欧洲资源战略调整的重大成果。在全球大国间围绕清洁能源配置的产业竞合复杂背景下,欧盟在本轮大国竞合中已显著落后于中美两国,其清洁能源产业对外依赖明显。俄乌冲突进一步加深了欧盟对美能源战略依赖以及对华资源供应链依赖的忧虑。美国虽然致力于同欧盟组建针对中国的系列俱乐部,但其“美国优先”的导向则制约了与盟友的合作,拜登

① 田小惠、慕阳子:《当前欧盟治理的困境及其根源》,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4期,第44-52页。

② 程莹:《欧盟第三次能源改革方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92-97页。

③ 连波:《欧盟能源安全战略一体化的困境分析》,载《德国研究》,2020年第1期,第55-75页。

④ 张锐、相均泳:《“碳中和”与世界地缘政治重构》,载《国际展望》,2021年第4期,第112-133页。

⑤ European Commission, “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 Securing the New Gas & Oil at the Heart of Our Economy,” 14 September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2_5523.

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科学法案》的补贴红利具有严格的门槛限制,欧盟曾首次以文件形式对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做出正式回应,强调其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规定。欧盟制定《关键原材料法》的动机在于改变自身在全球清洁能源产业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一方面是通过产业重建减少对华依赖,另一方面着眼于自身独立利益的考量,表现出对美的不完全信任。欧盟通过资源统筹战略拉拢美方为其提供能源资源并合作研发清洁能源,同时又避免了美国对欧洲能源市场的“侵占”,双方形成了“亲密又独立”的复杂盟友关系。

从全球体系来看,欧盟的地缘资源战略或将带来全球市场的割裂化现象,美欧“俱乐部式”能源资源联盟将加速全球资源格局的阵营化与市场条块化演进。能源资源一直是经济社会运行的保障与必要基础,每一次的能源革命都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飞跃。^①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资源格局发生了多次改变:在传统能源时代,以欧佩克为能源出口国集团的核心和以欧美为能源消费国集团的核心,使全球能源市场格局呈现出“两极结构”;全球清洁能源开采研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美国页岩油气与新能源的蓬勃发展,对欧佩克国家的石油生产产生了巨大冲击,加之重要产油国卡塔尔退出欧佩克,该组织在全球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2017年以来“欧佩克+”在石油生产集体行动领域的协同能力有所增强。^②全球能源市场体系的主要矛盾逐渐转化为掌握了新能源研发技术的发达国家与处于能源供应链前段、仍以传统能源原料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能源结构上的差距、资源市场份额、资源制度性话语权和能源标准体系方面的矛盾。但当前,俄乌冲突的爆发直接冲击了全球能源市场格局,欧盟作为此次地缘政治冲突中全球能源问题的核心焦点,其采取的资源运筹战略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引发了大国间资源性权力的分化重组,并将进一步引发全球能源资源格局和市场体系的变化:美欧通过俱乐部伙伴合作形式将不断架空基于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政治经济规则体系,推动全球化在能源资源供应链层面加速条块化和阵营化演进,美欧作为多元多层俱乐部的核心驱动,还将不断向四周辐射,企图容纳更多的资源国和发展中国家融入西方体系,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进一步强化国家间竞争和恶化中国的对外合作形势。如果具有阵营化与条块化特征的全球资源市场格局逐渐呈现,美西方俱乐部将达成欧美内部供应链韧性上升和欧美外部供应链混乱格局并存的局面。这种资源俱乐部的建设将推动全球资源供应链格局的半球化发展态势,并体现在西方规范标准领域的全球化、市场供需合作的轴辐化、地缘竞争的

^① 贾娜:《能源安全视角下能源结构优化评估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② 潜旭明:《卡塔尔退出欧佩克折射国际能源格局深刻变化》,载《当代世界》,2019年第2期,第57-62页。

“去中国化”,还会同步体现为全球资源通道收窄和供应链韧性的不均衡分布。阵营化格局意味着全球各国家集团间,特别是发达国家集团与新兴市场国家集团间的能源壁垒将最终形成,发达国家阵营或将形成“自给自足式”的封闭结构,盟友间有条件建立完整的能源供应与消费结构,发达国家间“强强联合”将全面控制全球能源市场与标准话语权体系,不同阵营间的能源发展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同时,阵营化趋势将最终发展成为“一强多弱”的全球能源格局,在权力争夺与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弱”阵营间将引发新一轮的资源争夺与话语权竞争,使全球能源体系一直处于阵营间“内部稳定”与“外部冲突”并存的动态变化中。

综上所述,俄乌冲突爆发后,在能源资源先天匮乏的基础上,欧盟在全球资源领域的结构性权力与市场价格竞争中受到三大因素的制约:一是清洁能源技术尚不成熟,在内部能源消费结构与全球资源市场大循环中还无法完全替代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资源的地位;二是长期以来对俄的高度能源依赖形成了固化的单向不平衡资源伙伴关系,导致欧盟被动成为双方“资源脱钩”后主要的承痛方,使本就面临巨大地缘政治冲突压力的欧洲各国“雪上加霜”;三是美国“资源强盗”角色的演绎从强取豪夺转变为市场占有,抓住欧盟的“能源寒冬”使本无竞争力的美国能源迅速进入欧洲市场,达到了制俄、控欧、增加本土能源出口的“一石三鸟”的战略效果。^①在这一背景下,欧盟通过物质性权力和金融性武器的交替应用与互持互助,使自身资源供应链实现了从“依俄靠俄”到“脱俄独立”的转变。因此,在地缘冲突不断升级、国际能源市场持续震荡、全球资源竞合演化为国家安全竞争的大变局背景下,俄乌冲突后,资源领域成为主要大国战略竞争高地,大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位置的动态变化实质上反映了各国间物质性权力与制度性权力的消长趋势,欧盟通过“资源—金融”联动机制平稳度过“资源寒冬”,利用资源物质性权利与金融制度性权力的互补互持在持续震荡的全球资源供应链中逐步稳定了欧洲市场,其资源运筹能力和金融规则优势日益增强。

中国是全球资源贸易第一大国。2022年矿产品进口总额超过7000亿美元,其中36种矿产消费量位居全球第一,13种矿产品进口量超过全球一半。俄乌冲突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并对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带来深刻影响,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资源和能源供应链的冲击。2021年,中国原油进口5.13亿吨,总金额约2573亿美元;而2022年中国原油进口5.08亿吨,同比下降0.9%,总金额却高达约3656亿美元,同比上升42%。2021年,中国进口液化天然气(LNG)7893万吨,约440亿美元;2022年,进口液化天然气(LNG)6344万吨,同比下降19.6%,然而总金额却高达约522

^① 于欢:《形势之问 格局之变 安全之道 发展之策》,《中国能源报》,2022年5月28日。

亿美元,同比上升 18.6%。能源是全球政治和经济变革的驱动力,^①各大国之间的角逐已经演化成对分布于全球各主要区块的能源的争夺。在这场争夺中,各国政府几乎代替了企业,在能源的第一线冲锋陷阵,^②这表明,当前中美欧大国间的能源竞争已从经济层面的供应链竞争转化为对全球资源控制力与领导力的深层结构性权力竞争。在 2022 年 5 月举行的美欧贸易技术委员会会议中,欧美将摆脱对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依赖与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相提并论。^③ 欧盟资源联盟导向下的制度性和规范性权力上升并进而导致全球治理结构的错位发展,从传统油气到新能源供应链等方面冲击中国的能源安全:首先,欧盟全球资源运筹战略转向已经带来了深刻影响,“限价策略”和其后果正影响着中国能源安全:原油和石油产品市场价格受到地缘政治竞争影响而震荡趋势明显,石油金融、保险和运输行业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制裁措施的出台而调整变化,“限价”及其相关延伸制裁措施对中国海运和管道运输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欧盟全球资源运筹战略转向反映了美西方资源卡特尔发展趋势。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能源署、石油生产国主导的欧佩克对国际资源治理话语权的垄断进一步加强,中国作为全球油气的利益攸关方,在油气资源定价、运输、制定标准方面长期缺位;^④同时,美西方资源卡特尔利用其垄断性物质与话语权力,严重冲击中国国内能源市场的公平性、安全性与稳定性。最后,欧盟全球资源运筹战略转向反映了美西方资源金融武器化的趋势,美西方对俄石油交易、定价、保险、运输等领域金融战的危害在外溢,并将冲击中国的资源运输、金融、海运保险等。面对上述发展趋势,中国宜未雨绸缪、保持底线思维,积极推动中国资源—金融联动战略,推动低碳能源发展,^⑤包括国内原油现货交易、期货—现货联动、企业储备和保税区石油贸易的发展,以促进金融和社会资本参与资源安全韧性建设,在美西方资源盟友加剧金融武器化的乱局下发挥全球能源治理的稳定性力量。

(作者简介:于宏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铭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美]丹尼尔·耶金:《能源重塑世界》,朱玉彝、阎志敏译,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2 年版。

② [美]迈克尔·克莱尔:《石油政治学》,孙芳译,海南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于欢:《形势之问 格局之变 安全之道 发展之策》。

④ 徐德义、朱永光:《能源转型过程中关键矿产资源安全回顾与展望》,载《资源与产业》,2020 年第 4 期,第 1-11 页。

⑤ 于宏源:《中国生态文明领导力建设——基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视阈的分析》,载《国际展望》,2023 年第 1 期,第 42 页。